

绿 风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印 刷 三 厂 印 刷

字 数 152,000 开 本 787×1092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8\frac{1}{2}$

1977 年 11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77 年 11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书 号 1001902501

定 价 0.50 元

内 容 说 明

这是一部描写内蒙牧业学大寨治沙造林的儿童中篇小说。全书以阶级斗争为纲，从侧面揭露了“四人帮”继承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衣钵，破坏农业学大寨的滔天罪行；热情地歌颂了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高举“**农业学大寨**”的旗帜和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作品塑造了蒙族老支书青巴图 and 少年扎木苏、乌兰其其格、小莲花等英雄形象，热情歌颂了他们大干社会主义建设新草原的革命精神。作品富有地区、民族特色和生活气息，并巧妙地将美丽的神话传说和现实斗争结合起来，故事情节生动，适合广大青少年阅读。

封面、插图：范 曾、胡 勃

目 次

一	大雪纷飞	1
二	在公社林场	15
三	叶西的笛子	28
四	牧主贼心不死	40
五	响沙梁	56
六	在阿温西里	66
七	扎木苏	82
八	阿妈的故事	92
九	补回损失	109
一〇	少年治沙小组的诞生	119
一一	育苗者	127
一二	一家人	139
一三	广阔天地	150
一四	“紧急电话”	161
一五	去看叶西	170
一六	“一号林带”保卫战	180
一七	小树被人拔了	198

一八	谈话	209
一九	战友	216
二〇	脚印	230
二一	随机应变	242
二二	阳光灿烂	254

一 大雪纷飞

高原上的气候，真是变幻无常。已经是阳历三月底了，从西伯利亚涌来一股寒流，又忽然下起大雪来。这雪，下了一夜，又下了一早晨，直到这会儿，还是如同撕棉扯絮一般，飘飘扬扬，下个不住。

现在是上午九点多钟。我走在这大雪茫茫的旷野里。四周连绵起伏的沙丘，全都盖上了厚厚的雪被，象是一座座羊绒堆成的山。地上的积雪有一尺多厚，一脚踩下去，就是一个大深坑。走起来，可真费劲。这会儿，雪下得更大了。放眼四望，一片迷迷蒙蒙，几十步以外的东西，就看不清楚。我也不知道从公社走出来了有多远，同时，也闹不清走的方向到底对不对了。这个公社，是紧挨着毛乌素大沙漠的，如果搞错了方向，一下子闯进那茫无边际的毛乌素大沙漠里去，那可就糟啦！

想到这儿，我心里不由有些发慌，后悔没有听从公社同志们的劝告，等雪停了以后再走。我由于心急，又加上自信，觉得只要照着认准了的方向往前走，总是可以走到目的地的，就从公社里出发了。可是没有想到，这会儿却真的就迷失方向了……

我望着漫天飞舞的大雪，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往前走吗？方向不明，不知道会走到什么地方去；往后退，回公社吗？也不知道公社在哪个方向了。

正在这时，忽然，隐隐约约的，从远处传来叮咚叮咚的声音。

开始，我还以为是我心里着急，耳朵里产生的幻觉；可是，仔细一听，那声音，却是越来越清晰，并且越来越近了！

——叮咚！叮咚！叮咚！

啊！这不是驼铃在响吗？

我踏着深雪，连忙向着那传来声音的方向跑去。

向前跑了不很远，我就透过迷迷蒙蒙的雪幕，看到前面不很远的地方，出现了两峰高大的骆驼的轮廓。那骆驼，一前一后，正迈着稳健的大步，向着我这里走来。前面的一峰骆驼的背上，坐着一个人。于是，我忍不住高声地喊道：

“哎——！同志！同志！”

只见漫天雪花飞舞，却没有回答的声音。

我继续往前跑，来到了骆驼的跟前。

那坐在骆驼背上的人，好象早已经发现了我。他紧拉着骆驼的缰绳，停在那儿，问道：

“有什么事吗？”

我抬头仔细一看，啊，原来，骑在骆驼上的，是个不过十五六岁的少年。只见他，红红的脸膛，浓浓的眉毛，黑黑的大眼睛，眼珠儿滴溜溜地转着，显得十分机灵。他头上戴一

顶“里外发烧”^①的白山羊羔皮帽子；一件白茬儿老羊皮袄，毛儿朝外穿在身上。在他的皮袄上，帽子上，还有他骑的那骆驼身上，全都披满了晶莹的白雪。从远处看去，他和他的骆驼，就象是白色的玉石雕成的。我心里想：这个少年，骑着骆驼，冒着这样的大雪，是去做什么呢？

在我仔细端详他的时候，他也一直在用眼睛盯着我。没等我开口回答他的话，他又向我叮问了一句：

“你到底有什么事啊？”

显然，是刚才我那惊喜的呼喊声，使他有点愕然了。

我这才回答他说：

“小同志！我迷路了。”

“你要到哪里去呀？”他问。

“曼赫塔拉大队。”

“啊？你要去曼赫塔拉？”

“是呀。你知道去曼赫塔拉怎么走吗？”

“当然知道啦！”他眉毛一扬，随后又问我，“你从哪里来呀？”

“从公社。”

“你是哪里的？”

“盟^②报社的。”

“你去曼赫塔拉干什么呀？”

“去采访那里牧业学大寨、治沙造林的先进事迹。”

① 里外发烧：指里外两面都有毛。

② 盟：相当于专区。

他听了，只是轻轻地“啊”了一声，就不再说话；两只黑眼珠儿滴溜溜地转着，好象在想着什么，过了一会儿，他扭回头向着他的身后一指，说：

“哎！你就踩着我这骆驼走过来的脚印走吧！你这样一直往前走，就能走进曼赫塔拉浩特^①里去啦！”

我听了这话，心里可真高兴。我想：这个聪明的少年，给我想的这个指路的法儿可真妙！我又问他：

“这里离曼赫塔拉还有多远？”

“十二三里。”他回答。

“你是从曼赫塔拉来的吗？”

“哎！”

“你的家就在曼赫塔拉吗？”

“哎！”

“你这是骑着骆驼要去哪里呀？”

“公社林场。”

“去干什么？”

“驮树苗子。”

“啊，小同志！谢谢你啦！”

“谢什么？再见吧！”

一边说着，他就催着骆驼向前走了。我就踩着他的骆驼在雪地上留下的脚印，向着他给我指的曼赫塔拉的方向走去。

鹅毛大雪仍在纷纷扬扬地下着。

^① 浩特：即村子。

我走哇，走哇，向前走着。开始，雪地上，那些留下来的骆驼的脚印，是很清晰的，可是，越往前走，就越模糊了——可不是嘛，这样的鹅毛大雪，在不停地下着，时间一长，那些脚印就被大雪填平了——到后来，我就无论如何再也找不到那骆驼踩下的脚印了！

这时，我又一次发了懵！又不知道该怎样往前走了！

对着这满天满地白茫茫的大雪，我的心里急得火烧火燎！心想：那会儿，意外地遇到了那个骑骆驼的少年给指了路，这一回可怎么办呢？

正在这时，我又隐隐约约地听到了叮咚叮咚的驼铃声……

我想：这回，恐怕真的是我的耳朵里产生的幻觉吧？要不然，怎么会这么巧呢？

可是，事情真的就是这么巧！你听，那叮咚叮咚的声音，不是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了吗？

啊！这一回来的是什么人呢？

我抬头一看，只见，又是两峰高大的骆驼，出现在白蒙蒙的雪幕中。两峰骆驼正大步地向着这里疾走过来。紧接着，我就看清了：又是前面的骆驼背上骑坐着一个人。这人，个子不大，头戴“里外发烧”的白山羊羔皮帽子，白茬儿老羊皮袄，毛儿朝外穿在身上；红红的脸膛，浓浓的眉毛……啊！这不是别人，还是刚才给我指路的那个少年啊！

我不禁惊喜地喊道：

“啊！小同志！你怎么又回来啦？”

这时，他也看清了我，就高声说：

“我返回来找你呀！”

我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就问：

“找我干什么？”

“干什么？怕你再走错路嘛！”他一边说着，一边催着骆驼，来到了我的跟前。他抖抖缰绳，让骆驼停住脚步，又说：“我骑着骆驼往前走了一会儿，忽然想到：雪下得这么大，我的骆驼原先走下的脚印儿，说不定很快就会被大雪填平的。那些脚印儿要是被雪填平了，你再认不出路来，不是就又可能迷路吗？嘿，你要是迷了路，一下子钻进毛乌素大沙漠里去，可就出不来啦！我这么想着，不放心，就又返回来啦！”

听了他的话，我觉得一股热浪涌上心头，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怎么样啊，是不是又迷路啦？”他看着我，笑着问。

我苦笑着，点了点头。

他笑了笑，一翻身从骆驼背上跳了下来，走到后面的那峰骆驼跟前，把那骆驼的缰绳一抖，吆喝了一声，那骆驼便听话地把前腿一曲，趴在雪地上。他指着那趴在雪地上的骆驼对我说：

“来，骑上吧！”

我愕然了。看着他，迟疑地说：

“你不是要去公社林场吗？”

“是啊！”



“可我，要去的是曼赫塔拉呀！”

“嗨，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啊！”他说着，又笑了，“难道我去公社林场呆一辈子吗？我去了那里，把树苗驮上，还返回来呢！你跟我一块儿骑着骆驼去林场，然后，咱们再一块儿返回曼赫塔拉嘛！这样，不比你走迷了路，钻进大沙漠里去强？嗨，我保证，今天一定把你带回我们曼赫塔拉，这还不行吗？”

我想了想，也再没有别的好办法，只好同意了他的主意。于是，就遵照他的吩咐，爬到了他指给我的那骆驼背上。

他又把那骆驼的缰绳一抖，吆喝了一声，那骆驼便驮着我站了起来。

随后，他也爬上了原来他骑着的前面的那峰骆驼。

他回过头来对我说：

“骑稳啊！可不要摔下去！”

我点点头，答应了一声。

他看着我果真骑稳了，便又向着骆驼吆喝了一声，两峰骆驼，便一前一后，迈开大步，向前走去。

这时，我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扎木苏。”

“十几啦？”

“十六。”

“是知识青年吗？”

“算吧。”

“你帮助人，可真热心！”

“这算啥，应该的嘛！”

叮咚！叮咚！叮咚！驼铃清脆地响着。

稠密的雪花，仍在满天飞舞……

我和扎木苏，骑着骆驼，走在茫茫无边的旷野上。骆驼迈着稳健的大步。在我们身后的雪地上，留下两行骆驼的大脚印。

我看着漫天大雪，想起刚刚的两次迷路；又想到：由于我的迷路，竟给扎木苏增添了这样的麻烦；于是，不由地就恼恨起这天上地下的雪来。我说：

“这雪，下得可真讨厌！看来，这该死的雪，一时半时是停不了的！”

扎木苏听了我的话，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说：

“嗨，你怎么这样说呀？我说呀，这雪下得再大点才好哩！”

“为什么呀？”我问他。

“嘿，怎么还为什么呀？”他笑了。那意思是：你这个人，怎么连这么点事也不懂呀！他笑罢，又接着说：“你知道，我们这里是干旱得多厉害呀！去年一年，都没有下过一场透雨。要是这样旱下去，草场上的草，就返不了青，栽下的树，也发不了芽……嘿，这场雪这么一下，可就好啦！你说，这雪不是喜雪吗？这喜雪，不是下得越大越好吗？”

听了他的话，我连忙点着头，笑着说：

“对，对，还是你说得对！那就让它大大地下吧！”

他又看着我笑了。

我问他：去公社林场驮树苗，干吗非要这么顶着大雪去，不能等雪停了以后再去？

他说：

“小树苗这就快抽芽了。要是树苗抽了芽，再栽下去就不容易活啦！快点把树苗驮回去，等雪一停，就能立刻动手栽呀！这场大雪，把地润得这么湿润润的，树苗啊，管保是栽一棵活一棵！”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又说：“哎，另外，去那里，我还有一个别的任务呢！”

我问他还有个什么别的任务？他只是笑了笑，没有回答。

我又问他：这样的大雪天，一个人骑着骆驼去公社林场，不怕迷路吗？

他笑了，说：

“嘿，我跟你可不一样！这条路，闭着眼我也能摸到！来回驮树苗子，我在这条路上，数不清走过多少趟啦！”

我说：

“啊！你过去也常来这里驮树苗子吗？”

他笑着点点头，随后又说：

“再过两年，我们大队自己苗圃里的树苗长起来，就不用再来这里驮啦！”

他说着，眼睛望着远方。在他那憧憬的眼光里，好象是，看见了他们大队那未来的苗圃上，长满了茁壮茂盛的树

苗……

我笑着说：

“嘿，看来呀，你一定也是个治沙造林的小模范！”

他红着脸说：

“差远哩！我们大队的十八个少年，组织起了个少年治沙小组。去年，我们计划要栽活六千五百棵小树；可结果呢，才栽活了六千四百八十七棵。还差十三棵没有完成任务呢！”

我用称赞的口气说：

“十八个少年，栽活了六千四百多棵树，也不简单啦！”

他眉毛一竖，说：

“嘿，怎么叫不简单呀？你知道，我们这里紧挨着毛乌素大沙漠，治沙造林，这个任务有多重要呀！就说我们大队吧，大大小小的沙丘，就有一万八千多个。这些沙丘，全都是瞪眼明沙，不光是上面什么草也不长，一刮起风来，它们还随风乱滚，把好草场也都给压起来。要是不快点把这些沙丘制服，我们的草场就会变得越来越小。可要是把这些沙丘制服了呢，那就能够正好翻个个儿。嗨，前年，我们大队已经订了规划，要在三十年以内，把占我们全大队总面积百分之八十的一万八千多个大沙丘全部绿化！你说，要是你也完不成任务，他也完不成任务，那呀，不是整个规划也都要落空了吗？”

我问他：

“别的社员，任务是不是都完成了？”

他说：

“嘿，人家青年突击队、三八妇女组、还有老愚公班、老额吉^①组，全都超额了呢！”说到这里，他显出很难过的样子。停了一会儿又说：“要不，其实我们也超额完成了任务；可是，去年秋天，一场该死的大黄风，把我们栽在西北沙梁风口上的小树，一下子连根拔掉了三百多棵！”

我安慰他说：

“那是因为天灾，也不能怨你们呀。”

“不管怨谁，反正，我们少年治沙小组，一九七六年，是没有完成任务！”

我鼓励他说：

“那你们今年多加把劲儿，更多地超额一些，把去年的补上！”

他把胸脯一挺，精神抖擞地说：

“嗨，今年呀，可就更加不同以往啦！”

“怎么？”

“粉碎了‘四人帮’，人民心欢畅，形势无限好，生产要大上嘛！又加上，前些日子，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传下来，更给社员们加了油，鼓了劲儿。这如今，谁不想为牧业学大寨多做贡献哪！”

“好啊！那你们就甩开膀子大干吧！”

① 老额吉：老大妈或老奶奶。

“当然啦！那还用说嘛！这几天，我们在社员会上正在讨论。大伙儿提出来：一定要坚决响应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大干快上！把‘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大伙儿还提出来：要把原来制订的三十年绿化全大队所有沙丘的规划，提前一半，变成十五年！”

“哈！这可真是大跃进呀！”

“当然啦！全国都在大跃进嘛，我们能落后？”

“你们这少年治沙小组，今年打算怎么办呢？”

“怎么办？也来它个大跃进嘛！我们计划：今年要栽一万棵树，保栽保活！为了补上去年的，我们决心要超过计划一千棵到两千棵！”

“嗨！这个计划也真够跃进的！”

“不跃进怎么行啊，正如大伙儿说的：如今是形势喜人，形势逼人！大干社会主义嘛，就是得有个惊天动地的气魄！”

我想到了来这里采访的任务，就问他：

“在这牧业学大寨、治沙造林当中，你们大队，英雄模范人物一定不少吧？”

“那当然！”

“都有些什么人呢？”

“数头一份的，就是我们的老支书——我爷爷！”

“你爷爷，他都有些什么模范事迹呀？”

“那，几天几夜也说不完！”

“哎！你就先拣着主要的跟我说说吧！”